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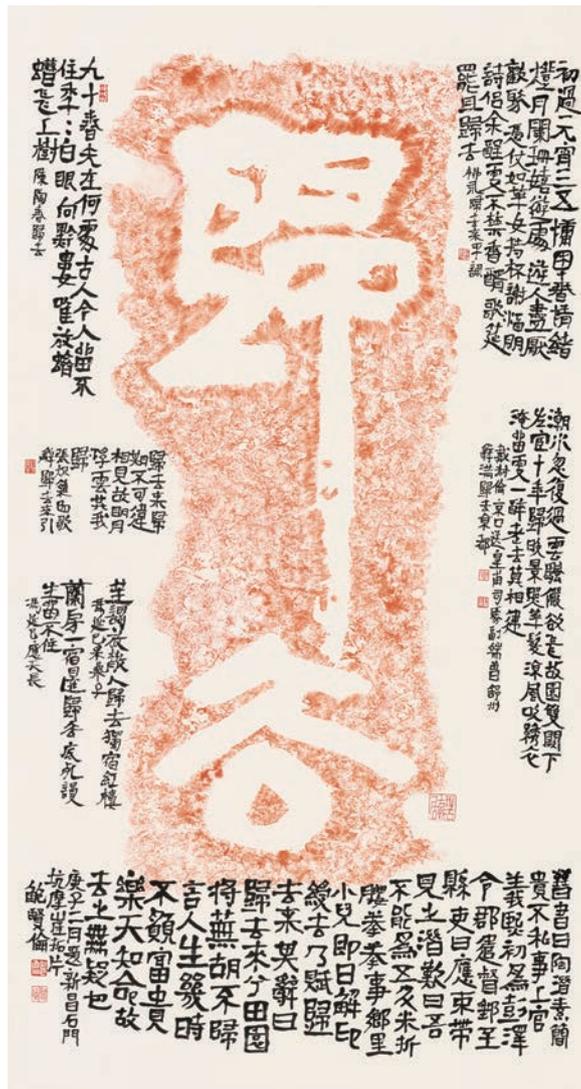
凡的艺术体验与精神感召。

## 沪浙联动，文化先行

“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珠”（宋黄庭坚《戏呈孔毅父》句）。从此次展览作品内容上来看，有历代文章中经世致用，体现历史责任与文化担当思想的名篇，如《尚书·无逸》、司马迁《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诸葛亮《出师表》等；也有体现中华传统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讲求人生品德修为的文章内容等精华，如《诗经》、乐府诗，张衡《归田赋》，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唐宋八大家”名篇等。既把握历代诗文主脉，又追求意与古会、与古为新、别出新裁。

与此同时，此次展览作品集中专题创作，系列性、主题性强。作者笔墨探索既有整体风格的一以贯之，又有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丰富多变，有效避免了大型个展写书风格单调、视觉效果雷同的弊端，非常充分地体现了作者最新的创作成果——探索更加稳健深入，个性语言更加丰富明确，艺术境界更加苍浑老辣、真气弥漫、格调高逸。可以说代表了鲍贤伦最新的创作成果与当下隶书艺术探索的前沿水平。

为与光焰万丈的宏篇巨制相协调，也为与中华艺术宫高大宏阔的展示空间相匹配，展览筹备之际，鲍贤伦就开始构思创作一批大体量的作品，用笔墨文章共筑“大块文章”的意象。“为实现这样的创作定位，我进行了一些心理准备，特别是做了一些创作手法的调适，压缩了已经习以为常的简牍笔法，增强了汉



碑摩崖石刻笔法。”对此，鲍贤伦笑着说道。

在创作中，他适当收敛了自己相对娴熟的简牍笔法，把笔墨对碑意的多元解读，尽兴地加以呈现，探索了“敛简纵碑”的攻略。创作中，鲍贤伦比较多地关注笔在纸上的摩擦和涩行，有意构造方硬的字形，弱化曲线和弧度，并使字与字尽可能自然地交错、咬合，试图追求苍茫、浑成的整体意象。尤其是在题拓与写陶时，当笔在因捶拓而更显粗糙不平的皮纸上行走时，当笔在陶器

上图：归去。

的弧面上行走时，自己仿佛是古时匠人，心旷神怡地放笔于苍崖素壁之间。

除了笔墨上体悟颇多之外，还催发鲍贤伦再次思考书法与个人的关系。“腹笥储积的薄弱是当今书坛的痼疾，为创作而阅读似临阵磨枪，然而磨得投入到位，也能受教获益。千百年来，先人留下了无数经世文章、道德文章、锦绣文章。而中华传统文章之美的核心，在其思想内涵的深宏博大，揽尽世间万象。”因此，选定《急就篇》六十三字为展览开篇之作文辞内容的时候，鲍贤伦就是想用“中国安宁”“百姓承德”等主题表达对国泰民安的纯美祈愿。不想创作不久，新冠肺炎成为人间不虞之患，由此来看，“中国安宁”更成了作者的心声与大愿。“展览之际，大家一定解读为我对于祛除疫情的祷告。深感文章千古之所以不朽，正在其能映照古今。”对此，鲍贤伦感慨颇多。

在中国文化史上，儒学“五经”是修身的典则，而经典书写本身已经成为修身的过程。所谓“书如其人”“苟非其人，虽工不贵”等，都是中国书法审美标准中修身传统的反映而已。当今书坛，每逢展览、比赛，作者往往比较用力于技法，热衷于风格。对此，鲍贤伦坦言，风格当然必须个别化，但并不是向外“创造”出来的，而是向内“发现”而成功的：“性情贫瘠者，往往彼此因袭而雷同；性情修养充盈者，方能各自变化而生动。风格其实就是超凡脱俗。如此看来，书法不单纯是书法问题，更是人的问题。个展展示的也不单是具体的书法作品，